

國學十典

冊十一



詩經

國學十典

詩經

劉毓慶

李蹊譯注

中華書局

王風

【題解】

「王風」即東都王城一帶的樂調。

古代學者對此議論紛紛，但都著眼於「王」的內涵，唯顧炎武之說較為通達，《日知錄》說：「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太師陳詩大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係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則係之王……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

今存詩十篇，多悲怨之音，故李白有「王風何怨怒」之說。

黍離

彼黍離離「一」，彼稷之苗「二」。行邁靡靡「三」，中心搖搖「四」。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五」？悠悠蒼天「六」！此何人哉「七」？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八」。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九」。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注釋】

「一」黍：黃米，又名黍米，一年生草本，高一米左右，穗呈鬆散下垂狀。離離：形容黍之莖葉披散之貌。又有行列

貌、垂貌、茂盛貌等說。

〔二〕稷：谷子。一說黍的圓椎果序較密而下俯，稷則較疏而向四面分散。

〔三〕行邁：同「行行」。邁，有遠行之意。靡靡：猶「遲遲」，步行緩慢之貌。

〔四〕搖搖：憂傷無所訴說之貌。或以為心情不安貌。

〔五〕何求：找尋甚麼。

〔六〕悠悠：猶「茫茫」，言天之浩茫無際。蒼天：青天。

〔七〕此何人哉：這是甚麼人呀？當指自己活得不像人樣。

〔八〕如醉：喻內心因憂傷而昏亂。

〔九〕如噎：喻因憂傷而氣逆。

〔譯文〕

那黍子已長得莖葉繁茂，那稷子的苗也長得高高。漫漫長塗走得這般遲緩，我心中的憂憤無處可消。知道我的人，會

說我滿腔的憂鬱難熬；不知道我的人，會問我為甚麼這般煩惱？我叩問茫茫無際的蒼天，我為甚麼活得這麼糟糕？

那黍子的莖葉更加繁茂，那稷子的穗已隨風搖搖。漫漫長塗走得這般遲緩，這憂鬱讓我醉酒般昏聩。知道我的人，會

說我滿腔的憂鬱難熬；不知道我的人，會問我為甚麼這般煩惱？我叩問茫茫無際的蒼天，我為甚麼活得這麼糟糕？

那黍子的莖葉越發繁茂，那稷子的穗已不再上翹。漫漫長塗走得這般遲緩，這憂鬱和氣悶怎麼得了。知道我的人，會

說我滿腔的憂鬱難熬；不知道我的人，會問我為甚麼這般煩惱？我叩問茫茫無際的蒼天，我為甚麼活得這麼糟糕？

〔評析〕

這是一首流浪或流亡者的悲歌。

此詩舊說種種，皆未可信。細會詩義，這很可能是一個因故出亡的人（或許是貴族），訴說他的憂苦的诗。他流浪顛簸，從廣闊的田野走過。淒涼滿目，四周寂然，心情非常沉重，而他又不能把憂苦根由揭出，有苦難言。而一般人又不瞭解他的心情，反說他別有企圖，因此他不得不怨天尤人。詩篇以淒婉哀傷的情調，具象了一個長期流亡者的孤寂形象和悲涼的心地。由寫景物，到寫神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了「詩人」的悲苦情狀。最後「蒼天」一呼，如風雷忽作，使人震驚，又發人深思，於絃外留下了無窮的音響。故王鑿《震澤長語》云：「讀《黍離》諸詩，「有言外無窮之感」。當然「因故出亡」之「故」，也有可能就是亡國之痛，或即如《毛詩序》所言。因從詩中所體現出的那種深沈的刻骨之痛，非一般的流浪者所能具備。

從詩中每章後面六句的反復喟嘆中，似乎他有不能說、不敢說的东西。除了憂憤，還有些憂懼的成分。比較《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之「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聯繫《新語》所謂「邪臣蔽君如浮雲之蔽白日」的話，這位流浪者可能是位因受迫害而遠走他鄉的人。

第一章一開頭即著一「彼」字，見他淒涼滿目；結尾一個「此」字，見他憂傷滿懷；中間許多「我」，照應首尾，有無限苦痛。雖於痛苦漂流中，渾然不露一字，讀之使人如見其顛沛流離、聲淚俱下狀。第二章通章只變換三字，便見時之推移、憂之發展。三章稷由「苗」而「穗」而「實」，見時光流逝，心由「搖搖」而「如醉」，而「如噎」，一層深一層。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一〕，不知其期〔二〕，曷至哉〔三〕？鷄棲于埭〔四〕，日之夕矣，羊牛下

來〔五〕。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六〕？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七〕}，曷其有佸^{〔八〕}？鷄棲于桀^{〔九〕}，日之夕矣，羊牛下括^{〔一〇〕}。君子于役，苟無飢渴^{〔一一〕}。

【注釋】

〔一〕君子：妻子對丈夫的敬稱。于役：往服役。

〔二〕期：期限。

〔三〕曷至：言「至于何地」，即不知漂泊何方之意。今人多釋為「何時至家」。

〔四〕塹（shàn）：鑿牆做成的鷄窩，今北方某些山村仍如此。

〔五〕羊牛下來：指太陽落後，羊牛走下山坡回圈。

〔六〕如之：這樣。何勿思：怎能不思念。

〔七〕不日不月：言時間不可以日月計算，極寫外出的長久。

〔八〕曷：豈，一說「何時」。佸（hù）：相會。指與丈夫團聚。

〔九〕桀：同「櫟」。將多枝的樹幹立於地以栖鷄叫「櫟」，即木椿。

〔一〇〕括：至，一說會集。

〔一一〕苟：且，或。帶有期望的口氣。

【譯文】

我的丈夫服役去了遠方，不知甚麼時候是個期限，也不知他此刻身在何方？鷄羣已進了牆洞的窩裏，看天色又是個日落昏黃，連牛羊也下坡離了牧場。我丈夫卻服役身在遠方，這情景讓我怎能不心傷？

我的丈夫服役去了遠方，他離家的日月没法計算，何時是我們團聚的時光？家裏的鷄已經飛上木椿，看天色又已經日

落昏黃，連牛羊也下坡聚在圍場。我丈夫卻服役身在遠方，願他沒有飢渴平安無恙。

【評析】

這是一篇「思婦之辭」。丈夫在外行役，長久不歸，妻子在家日日盼望，每當黃昏日落之時，其思念也來得尤其強烈。

古代不斷的戰爭和無窮的勞役，使無數家庭長期處於夫妻離別的狀態，因而所謂「思婦」之詩成爲常見的主題。本詩表現的是一位村婦想念她久行不歸的丈夫，她天天盼望丈夫歸來，然而毫無消息，就連丈夫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又是一個黃昏日落的時刻，她站在家門前，看著羊牛下山，鷄已進窩，而她心中的人卻不見歸來……

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的苦思是被安排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中進行的。詩篇勾勒出了農村黃昏的景色：太陽漸漸落山了，牛羊下山歸回山村，鷄也一個個進了鷄窩，下地勞動的人，自然此時也回家了。這正是家家團聚的時候，而自己的丈夫卻不知漂流在何方，這怎能不令人思念呢？山村晚景，暮色蒼茫，更增添了孤寂、憂傷之感。她倚門盼夫，而見不到他的影子，頻呼「君子」而得不到回應，其內心苦楚可知。朱淑真《秋夜有感》「哭損雙眸斷盡腸，怕黃昏又到昏黃」，趙德麟《清平樂》「斷送一生憔悴，只消幾個黃昏」，正是祖述此詩的。故許瑤光有詩曰：「鷄棲於桀下牛羊，飢渴縈懷對夕陽。已啓唐人閨怨句，最難消遣是昏黃。」（見《管錐編》卷一引《雪門詩鈔》卷一）。

牛運震《詩志》引《箋餘》：「讀《丁都護歌》，千古有情婦人，只在說不出處傷神耳。此詩提四個『君子于役』，哽哽咽咽，抹殺許多詩歌樂府。」可謂深得詩旨。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一〕}，左執簧^{〔二〕}，右招我由房^{〔三〕}。其樂只且^{〔四〕}！

君子陶陶〔五〕，左執翾〔六〕，右招我由敖〔七〕。其樂只且！

【注釋】

〔一〕君子：妻稱夫。陽陽：喜氣洋洋之貌。

〔二〕簧：即大笙。

〔三〕由房：演奏房中樂章所跳的舞蹈。

〔四〕只且：語尾助詞。

〔五〕陶陶：和樂貌。

〔六〕翾（áo）：舞師手中所持的羽毛做成的舞具，又稱「纛（áo）」。

〔七〕由敖：即從規定男子所處的舞蹈行列的位置上（招手叫我），也可理解為招手叫我進入我應該在的舞蹈的位

置，跟他一起跳舞。敖，舞位。

【譯文】

今天我的情郎喜氣洋洋，他左手擎著多管的笙簧，右手招我跳房中的樂章。你看他多麼歡暢啊！

今天我的情郎其樂陶陶，左手擎著跳舞用的羽翾，右手招我入列一起舞蹈。你看他興致多高啊！

【評析】

這是一篇情人相約跳舞的詩，由女子唱出來，表現了她心目中男子那自得、自樂無比歡暢的情緒。

但經學家對於每首詩必須要找到其與政治道德相關的因素，從而發揮之。如《毛序》云：「《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則云：「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

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毛、朱二說在古代最為通行，但卻找不到任何得力的旁

證，所以遭到姚際恒、顧棟高的非難。只是姚、顧的立論，對理解詩旨，太無意義了。根據詩的內容，聯繫少數民族中依然保存的古代習俗，我們把它看作是情人相約舞蹈的詩，《峒溪縣志》載，苗人每遇令節，男子吹笙撞鼓，婦隨於後，婆娑進退。又云：苗人跳月，男編竹爲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鐸於後，以爲節，並肩舞蹈，迴翔宛轉，終月不倦。《君子陽陽》所言，或屬此類。詩由女性唱出，從女子眼裏，描寫出了男子「自得」、「自樂」之貌，同時也表現了女子內心的歡樂。

揚之水

揚之水^{〔一〕}，不流束薪^{〔二〕}。彼其之子^{〔三〕}，不與我戍申^{〔四〕}。懷哉懷哉^{〔五〕}！曷月

予還歸哉^{〔六〕}？

揚之水，不流束楚^{〔七〕}。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九〕}。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一〇〕}。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注釋】

〔一〕揚之水：舊以爲「激揚之水」。不妥，揚，當是地名，在今山西洪洞境內。此地有澗河，白石纍纍，如《唐風·揚之水》所詠。王、鄭之《揚之水》，當是依《唐風》所改製之詞曲。

〔二〕不流束薪：此句言水小漂浮不起柴薪。束薪，捆起的薪柴。下文「束蒲」、「束楚」與此同義。

〔三〕彼其之子：即那個人。其，語助。之子，是子。

〔四〕戍申：守衛申國，申是姜姓國，周平王的母舅家。在今河南南陽北。

〔五〕懷：思念。

〔六〕曷：何。予：我。

〔七〕楚：即荆條，又叫「牡荆」，屬灌木，人多以之為柴薪。

〔八〕甫：古國名，又名「呂」，在今河南南陽西。

〔九〕蒲：蒲柳，枝細長而柔。

〔一〇〕許：國名，故地在今河南許昌東。

【譯文】

那條揚水泛著淺淺的波，漂不走小小的一捆柴禾。那個已跟我結婚的女子，不能跟我一起戍守申國。思念她啊我日日的思念，何年何月我能回到故國？

那條揚水泛著淺淺的波，它漂不走一捆荆條柴禾。那個已跟我結婚的女子，不能跟我一起戍守甫國。思念她啊我日日的思念，何年何月我能回到故國？

那條揚水泛著淺淺的波，它漂不走一捆蒲柳柴禾。那個已跟我結婚的女子，不能跟我一起戍守許國。思念她啊我日日的思念，何年何月我能回到故國？

【評析】

這是一首長期遠戍他鄉，不能與妻子團聚的士卒所吟唱的怨辭。

這首詩牽涉到一樁歷史上爭訟已久的公案。史書稱，周平王是在他舅氏申國聯合犬戎，攻滅西周幽王（平王之父）

纔得以登上王位的。他東遷後，派兵鎮守南方的申、甫、許之地，引起一些後世經學家的紛紛責難。如《毛詩序》、朱

熹《詩集傳》攻擊甚烈，以為申之與平王是殺父滅國之讎敵，但平王卻禮敬有加，是「忘親逆理」；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平

王此舉從國家對南楚的防範上看，是合理的。

今按，《竹書紀年》云：「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則平王戍申，並非出於舅舅私情。崔述云：「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冲，而申倚山據險，尤爲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憑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城濮還師，楚子入居於申；鄢陵救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荆楚漸強，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冲。平王之世，楚益強，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爲舅故而私之也。」此說簡明扼要。

從詩中不難看出，這裏主要寫了一個戍申士卒的鄉思，長期的征人生活，使他與家人分離，有家難歸，而妻子又不能相隨與戍，於是他只有感嘆、期待。戍申、戍甫、戍許，反映了戍無定所，歸期渺茫。字裏行間充溢著無限哀愁。三章詩十分單純，每章只更換了兩個字，於反復之中，看出空間的轉換與時間的推移，而情感也就一章深似一章。

中谷有蕓

中谷有蕓^{〔一〕}，嘆其乾矣^{〔二〕}。有女仳離^{〔三〕}，嘒其嘆矣^{〔四〕}。遇人之艱

難矣^{〔五〕}！

中谷有蕓，嘆其脩矣^{〔六〕}。有女仳離，條其獻矣^{〔七〕}。遇人之不淑

矣^{〔八〕}！

中谷有蕓，嘆其濕矣^{〔九〕}。有女仳離，啜其泣矣^{〔一〇〕}。何嗟及

矣^{〔一一〕}！

【注釋】

〔一〕中谷：山谷之中。蕓（^{ㄉㄩㄥˋ}）：草名，又叫益母，白花，高尺餘，莖葉俱瘦，至夏果枯，故又叫夏枯草。別名益

母草。

〔二〕嘆 (han) 其：即「焉然」，形容枯萎之貌。

〔三〕化 (ō) 離：流離。指流離失所。一說蓬首敝衣見人慚慙之態。

〔四〕慨 (kǎi) 其：即「慨然」，嘆息之貌。慨，感慨。

〔五〕遇人：逢人。人，當指作者所遇之「女」。艱難：指女子的生活處境。此為第三者所述，非女子自傷。

〔六〕脩：本意是乾肉脯，此引申為乾枯。或以為長貌。

〔七〕條其：即「條然」，形容生長的樣子。條，長。歎：吹氣出聲，這是古人發泄情感的一種方式。

〔八〕不淑：不幸。參《君子偕老》注。

〔九〕濕：或以為推遇水則濕。

〔一〇〕啜：泣貌。

〔一一〕何嗟及矣：當作「嗟何及矣」，傳寫誤倒，當從。嗟，悲嘆聲。何及，言無濟於事。

【譯文】

那山谷中的夏枯草，焉巴巴的即將枯槁。那流離失所的姑娘，讓我嘆息心焦。令人嘆息心焦，看她實在艱辛難熬。

那山谷中的夏枯草，焉巴巴的即將枯焦。那流離失所的姑娘，讓我發出一聲長嘯。我發出長長的尖嘯，是為她的不幸

苦惱。

那山谷中的夏枯草，焉巴巴的即將枯焦。那流離失所的姑娘，讓我哭泣淚水滔滔。為她哭泣淚水滔滔，無力為她改變

絲毫！

【評析】

這首詩的主旨是詩人看到一位流離失所的女子，感傷於她的遭遇，而又無力幫助她改變現狀，於是萬分難過，表現了

詩人深厚的仁愛同情之心。

古今解此詩者，多以凶年夫婦離棄爲說。如果確實爲描寫旱歲蕭索景象，爲何不以古人常食用的「薇」、「蕨」等野生蔬菜爲描寫對象，偏偏要描寫那別名「益母」的草呢？我們認爲，草名謂「益母」，又曰「夏枯草」，不正說明雜草「曠其乾矣」，乃是正常的生物現象嗎？可見，本詩各章頭二句乃是「起興」。益母之名因與女性有一定瓜葛，古有曾子見益母而感之說，所以這裏以益母的凋枯，興女子的不幸。即「化離」爲「別離」，「別離」也不一定就是相棄。其他諸說離詩意愈遠，此不具論。

就詩論詩，我們認爲這是作者看到一位流離失所的可憐女性而發的感傷。「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作者看到女子的不幸，而又苦於無能爲力，於是始而「嘆」，繼而「嘯」，終而「泣」。姚際恆《通論》云：「愚意，此或閔嫠婦之詩，猶杜詩所謂『無衣無食一婦人』也。先言『艱難』，夫貧也；再言『不淑』，夫死也……未更無可言，故變文曰：『何嗟及矣。』」的確較他說爲勝。詩所表現的是中華民族面對他人的苦難那種巨大的同情心和深厚的仁愛精神，具有更普遍的意義。

兔爰

有兔爰爰^{〔一〕}，雉離于羅^{〔二〕}。我生之初^{〔三〕}，尚無爲^{〔四〕}。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五〕}。尚寐無吽^{〔六〕}！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七〕}。我生之初，尚無造^{〔八〕}。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

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九〕}。我生之初，尚無庸^{〔一〇〕}。我生之後，逢此百凶^{〔一一〕}。

尚寐無聰「一二」！

【注釋】

「一」爰爰：舒緩之貌。

「二」雉：野鷄。離：猶「罹」，遭遇。

「三」我生之初：指其早年。

「四」無爲：指天下無事。或讀「爲」爲「偽」，「無爲」即「無詐偽之事」。亦通。

「五」百罹（三）：多種憂患。罹，憂，毒。

「六」尚寐無吣（ㄉ）：指一覺睡去不再醒來。吣，動。

「七」罟（ㄘ）：捕鳥的網車，又叫「翻車」，轆上有網，設有機關，車覆以捕鳥。

「八」無造：與「無爲」同。

「九」罟（chǒng）：鳥網之一種。

「一〇」無庸：即「無勞」，無事之意。庸，勞苦。

「一一」百凶：多種災禍。

「一二」無聰：不聞。

【譯文】

那兔子走起來悠閑自得，那野鷄卻被罩入了網羅。當初我剛剛出生的時候，那日子是多麼安穩快樂。想起我出生以後的歲月，卻遭到了數不清的災禍。但願一覺睡去不再動窩！

那兔子走起來悠閑自得，那野鷄卻被罩入了網羅。當初我剛剛出生的時候，那日子是多麼安穩快樂。想起我長大以後

的歲月，卻趕上了數不清的憂禍。只願一覺睡去沒了知覺！

那兔子走起來悠閑自得，那野鷄卻被罩入了網羅。當初我剛剛出生的時候，那日子是多麼穩定快活。想起我成人以後的歲月，卻遇到了數不清的慘禍。只想一覺睡去沒了聽覺！

【評析】

一個沒落的貴族處在動亂的時代，生活狀態大不如前，於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時，恨不得一覺睡去，從此不再醒來。抒發了他毫無指望的沒落情緒。

這是一篇感時傷亂之作，詩的時代，實難定奪，求其大略，當為東周之初詩，作者可能是一位沒落貴族。詩將「我生之初」與「我生之後」作對比，並認為「初」是平安的，其「後」纔「逢此百罹」，可見他是懷念過去的時代，這只有貴族的沒落者纔會有如此的感情。他所謂「尚寐無覺」，顯然是忘情世事，以自欺的手段來解除苦悶。他的地位，他的條件，也允許他自欺，允許他醉生夢死。當然這也是處於動亂時代的人們帶有共同性的感受。後世憂亂詩即有言：「安得山中千日醉，醺然直到太平時。」

《詩弋》評此詩云：「刑罰者生民趨避之路也，欲為善而德既不可脫，欲幸免惡又不可為，唯有寐而不動耳。淵明避亂，而記桃源，欲仙去矣；希夷避亂，而歸華山，欲睡隱矣。與此詩同況。」牛運震《詩志》亦曰：「慘然亡國音，讀此詩如聞老人說開元天寶年間事。」此為由詩中所體味到的意義。

葛藟

縣縣葛藟^{〔一〕}，在河之漘^{〔二〕}。終遠兄弟^{〔三〕}，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

顧^{〔四〕}。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五〕。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六〕。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七〕。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八〕。謂他人昆，亦莫我聞〔九〕。

【注釋】

〔一〕緜緜：延綿不斷貌。葛藟：即千歲藤。

〔二〕漘：岸邊。一說岸上地。

〔三〕終：既。遠：遠離。

〔四〕顧：照顧。此處有愛的意思。

〔五〕涘：水邊。

〔六〕有：相親之意。

〔七〕漘：河岸。脣是口邊，字從水從脣，則表示水邊。

〔八〕昆：兄。

〔九〕聞：通「問」，恤問溫存，亦有愛之意。

【譯文】

陸地上的葛藤延伸連綿，已爬到遠離陸地的河邊。我已遠離了自己的兄弟，面對他人「父親父親」地喊。就是每日喊

他父親百遍，也不會對我愛護一點點。

陸地上的葛藤延伸連綿，已爬到遠離陸地的河岸。我已遠離了自己的兄弟，面對他人「母親母親」地喊。就是每日喊

她母親百遍，也不會對我親近一點點。

陸地上的葛藤延伸連綿，已爬到遠離陸地的河邊。我已遠離了自己的兄弟，面對他人「兄長兄長」地喊。就是每日喊

他兄長百偏，也不會對我溫暖一點點。

【評析】

本詩是一個入贅者在別人家生活失去基本關懷、倍感孤獨寂寞的悲歌。

從詩中所反映的具體情況及情感看，這是一首表現「入贅女婿」的哀歌。但古代學者除個別外人外，都遵從詩序及朱熹之說，這也是古代兩種主要的說法。

詩中反復說「終遠兄弟」，猶《泉水》、《蟋蟀》、《竹竿》言嫁女為「遠父母兄弟」。「亦不我顧」，猶《小雅·黃鳥》篇入贅者之言「不我肯穀」。入贅者改從女方之姓，稱女方父母為父母、兄弟為兄弟，至今也還是這樣。在古代，男子就婚於女家，是被人瞧不起的。這種情況在古籍中屢有記載。本篇所反映的正是入贅者認他人作父母而仍得不到憐愛的悲苦。

采葛

彼采葛兮^{〔一〕}，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二〕}，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三〕}！

彼采艾兮^{〔四〕}，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注釋】

〔一〕葛：一種蔓草，皮可織布。見《葛覃》注。

〔二〕蕭：香蒿，因葉白似艾，故又名艾蒿。可做燭，有香氣。

〔三〕三秋：一秋季三個月，三秋九個月，此言如過了幾季。或以為古人以「春秋」代言「年」，「三秋」則是三